

佛法與人生

一九八九年淨空法師講于台北安坑國小 已修訂

校長，諸位老師，諸位家長：

校長剛才說，現在的社會，不僅是在台灣，幾乎在全世界，都是一個非常反常的社會，東西方歷史過去都沒有遇到過的，這是世界很大的危機。西方人的預言，世界末日是一九九九年，換句話說還有十年，西方人相信耶穌要下來，審判世人。東方預言家預測災難的說法，幾乎和西方說法相當接近，相差不過二十年左右。這些預言都是很古老的預言，我們當然不能很認真的去對待它；但是我們從客觀的環境來說，這個世界確實是有危機。

現在全世界已經知道，環境染污是個很嚴重的問題。每一個國家對「環保」意識，可以說是都有了相當的認識；但是心理的染污、精神的染污，超過環境染污不知道有多少倍，至今還沒有人發現，還沒有人能夠意識到這個才是真正世界動亂危機的根源。我們想想，中國從古代建國以來，上溯到夏、商、周，我們從歷史上來看，漢朝統一中國之後，在教育制度上，就起了一個很精細很明確的概念，成為我們兩千多年來的教育哲學：「建國君民，教學為先。」這個理念被肯定，可以說在全世界其他國家民族尚未發覺，中國人已經重視教育；深知唯有教育才能解決一切問題，才能夠幫助一切人離苦得樂，國家的興衰與教育有非常密切的關係。在教育裡，尤其是小學教育，小學教育是紮根，與國家民族之前途關係非常非常之大。

佛教是在後漢時傳到中國，後漢永平十年，（公元六十七年），到現在已有一千九百多年了，這是佛教正式傳到中國。非正式的，大約在春秋時代就有佛教傳到中國來，但不是朝廷的接納。在永平年間，皇帝派了特使到西域去禮請，聘請法師到中國來，佛教是中國政府禮聘來的。諸位必須認清楚的是，佛教是教育，而不是宗教。佛教變成

宗教的歷史很短，充其量不超過兩百年，現在變成宗教是很遺憾，所以才會有今天這種現象。以前它不是宗教，它是教育，釋迦牟尼佛的教育。所以今天我們對正名的工作應當重視，所謂「名不正則言不順」。

佛教是佛陀的教育，正如同中國儒家孔孟的教育是相同的，他們有許多的觀點都相同，方法也相同。佛教教學的目的是求智慧，換句話說它是智慧的教育，智慧的教學，它求的是智慧。在佛經裡有一個術語，梵文音譯稱為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，翻成中文即是「無上正等正覺」。如果用現在通俗的話來說，它的意義即是「究竟圓滿的智慧」，佛法所要求的就是全知全能。佛告訴我們全知全能是我們每個人都能做得到的，為什麼呢？因為那是自性本能，不是由外面得來的。現在我們的本能喪失，怎麼失掉的？是迷失掉的，並不是真正失掉的，換句話說，只要你不迷，你的自性本能就能恢復；所以佛法是恢復自性本能的教育。所以佛法的立場、觀念，是一切平等。佛法是站在絕對平等的基礎上，佛承認一切眾生都有如來智慧德相，大家本來就是完全平等的。現在變成不平等，就是因為每個人迷失了他的本能。迷的程度有深淺不同。你迷得淺，顯得智慧高點；迷得深，顯得愚癡一點。這與本能沒有關係，是迷悟程度上的不同的表現。所以佛教教學的目的就是恢復我們「究竟圓滿的智慧」，有了智慧，才能解決一切問題，才能離苦得樂。為什麼苦呢？因為沒有智慧，想錯了、看錯了、做錯了，這才帶來痛苦。有了智慧，你的想法、看法完全是正確的，做法也是正確的，那裡會有痛苦？當然快樂！所以苦的因是迷，樂的因是悟，是覺悟。

我們曉得他的宗旨之後，他用什麼方法來教導大眾達到這一個目標，這就是教學的方法，教學的手段。他的教學可以說有三個中心，就是佛家講的戒、定、慧三學。「慧」是「目標」；「定」是「樞紐」，沒有定就沒有慧；「戒」是手段，以「戒」幫助你得到定，定之後自然就開智慧了；所以稱為三無漏學。佛所講的一切經典，也離不開這三個中心。我們佛教經典豐富，在全世界，不論是宗教、學術：：，都

沒有如此豐富的經典。這麼多的典籍把它分類也可歸納成這三類，我們中國人稱為「三藏經典」。這三藏經典即是「經藏」、「律藏」、「論藏」；經藏偏重在定學，律藏偏重在戒學，論藏偏重在慧學。所以佛經典籍就分成這三大類，這是佛教育的教科書。

教育的理念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礎上。佛教沒有到中國來，我們中國古聖先賢也是用孝道作基礎，所以佛法傳到中國來之後，這些法師與朝野一接觸，許多基本觀念相同，一見如故，我們非常歡迎他，而且希望他們在中國常住，不要回去，把他們留在中國。最初到中國來的（永平十年，公元六十七年）兩位法師是摩騰與竺法蘭，這兩位法師來到中國之後，我們中國政府接待他們，類似現在的外交部，由外交部來接待國賓。從前在漢朝的政治制度，「寺」是政府辦公的機構，這是諸位要知道的。辦外交的是鴻臚寺，鴻臚寺相當於我們現在的外交部，鴻臚寺的首長就是卿—公卿，鴻臚寺卿就是現代政府組織中的外交部長。鴻臚寺來接待外賓，因為朝野談得很投機，他們也樂意常住中國。但是外交部只能接待短期的外賓，不能夠讓他們常住，怎麼辦呢？皇帝下面不得不另設機構，再增加一個同樣的機構也稱為寺，這個寺就是佛教的教育機構。第一個佛寺的名稱為「白馬寺」，後漢的首都在洛陽。這就是佛教「寺」的來源。所以「寺」和宗教完全沒有關係，跟「廟」也沒有關係，明了歷史來源，所以寺是政府辦事的機關。這麼一來中國辦教育的機關就變成兩個。宰相下面有個「禮部」，是辦教育的，教育的中心是孔孟教育，一直到清朝都沒有改變。白馬寺是直接屬於皇帝管轄的，是皇帝下面一級單位的機構，它是佛陀教育部，就是專門推廣佛陀教育。所以中國從漢明帝以後就變成兩個教育部，這兩個教育機構，諸位想想看，一個是歸皇帝管的，一個是歸宰相管的；皇帝管的就佔了大便宜了，沾了光了。所以佛教教育在全中國的推動，遠遠超過禮部的推動，而在全國有良好的發展。孔孟的學校不多，可是每個村莊都有寺院，這就是受到帝王的影響。這個教育機構是直接歸於皇帝的，所以它在全國推行得非常順利普遍。我們

要認清楚，「寺」本來是辦教育的機關，與現在宗教的拜拜、祭祀、超度完全沒有關係。當年傳到中國來的時候，寺院有兩個重要的任務，一個即翻譯佛經，等於現在的國立編譯館的工作。翻譯佛經，譯場規模之大也不是我們想像得到的。唐代玄奘法師，這是很有名的一個人，他的譯場，編制就有六百多人，你想規模有多大。早期鳩摩羅什大師譯場的編制，也有四百多人。所以佛寺是個很大的政府辦事機構，這是我們要曉得的。現在寺廟完全變質了，教育幾乎完全喪失！變成專門跟鬼神打交道的場所，這是很冤枉的一樁事情。這是清朝中葉以後，逐漸演變到現在這個現象。我們學佛，一定要知道佛教簡單的歷史，曉得佛法的本質，我們要學它真正的好東西。所以今天在全世界，我們可以見到四種不同型態的佛教，都在這個世間弘傳。第一種就是宗教的佛教，它變成宗教了，我們不可否認，臺灣所有的寺廟的確都是宗教，你把它放在宗教裡面絕不冤枉，它已經變成宗教了，這不是真正的佛教。第二種是學術的佛教，這在日本特別顯著。日本有很多大學，佛教的大學，變成學術了。這也不是佛陀的教育。第三種更不幸的變成邪教的佛教。宗教和學術對人傷害還不太大，邪教傷害就太大了。第四種是傳統的佛教，是佛陀的教育。這很少，非常非常的稀少。

我在年輕念書的時候，學校在南京，在學校念書的時候，我對任何宗教都不相信，同學當中也帶我去教堂禮拜，去觀摩，我都去。我想知道它，但我沒法子接受；最不能接受的是佛教，反感尤其深。當時對宗教比較傾向的是伊斯蘭教，因為伊斯蘭教裡面講倫理，這是非常難得的。接觸到佛教時，這些出家人無法說出一套東西讓人心服口服，他說不出來，所以根本不能接受。那時候很年輕，實在沒有遇到善知識。到台灣之後，我認識方東美先生，這是中國近代的一位哲學家，台大的名教授。跟他學哲學，也是非常難得的機緣。我聽說有這麼一個人，非常敬慕，給他寫了一封信，介紹自己想到台大聽他的課。那時候方先生才四十多歲。他邀我到他家去面談，他告訴我：「現在學校裡先生不像先生，學生不像學生，你到學校聽課，一定會大失所望」。

我聽方老師講這個話，像冷水澆頭一樣，沒希望了，所以就很難過。沒想到他很慈悲，最後他說：「這樣好了，你每個星期天，到我家來，我給你上兩個鐘點課」。所以我的哲學是在方先生家小客廳、小圓桌，一個老師一個學生，這麼教學的，非常非常之難得。他給我簡簡單單講了一部哲學概論；從西洋哲學講起，講到中國、印度，最後講到佛經哲學。他告訴我：「佛經哲學，是世界哲學的最高峰，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」。這兩句話很動聽，我這才曉得佛教裡有這麼好的東西，這才在台北市逛寺廟。寺廟出家人很難得能把佛教講清楚，確實是很難，尤其對於一個成見很深的知識份子，實在是不容易，不像現在這麼普遍。我第一個目標就是看中善導寺，這廟很大，裡面藏經很多。因為當時佛書在臺灣買不到，非常缺乏。臺灣印經總共只有三家，台北市有個印經處—臺灣印經處，朱鏡宙老居士辦的；台中瑞成書局，台南慶芳書局；只有這三家有少許佛經流通，所以經典非常缺乏。善導寺的法師們很難得，對我很優遇，他們珍藏的經典，善本書、線裝書都借給我帶回去看，這給我帶來很大的方便。接觸佛法之後，因緣殊勝，我認識了章嘉大師，這是一位很有修學成就的大德，我的佛學受章嘉大師的指導，他也和方先生一樣，每星期給我兩個小時。他住在青田街八號，我跟他三年，一直到他老人家圓寂。以後十年我到台中親近李炳南老居士，接受他的教導修學。這是一個專門的學問，絕對不是宗教，我們要把它認識清楚，才能在裡面得到真實的利益。佛教的教學讓我們佩服得五體投地，釋迦牟尼佛的確是歷史上最偉大的教育家，如孔老夫子一樣，有教無類，「教不倦，學不厭」。

教師進修的制度是釋迦牟尼佛首創的。他當年在世，有許多有成就的學生。這些學生也分派到各處去教學，但每一年有三個月的時間，回到老師的身邊，稱為「結夏安居」。印度從四月半到七月半是雨季，這個時候在外教學不方便，所以統統回到老師的身邊，接受老師的再教育，同學們再互相切磋、琢磨，這就是現在講的，教師的進修教育。一年有九個月教化眾生，三個月再回來，接受老師的再教育，同學們

互相切磋、琢磨，這是真正難得。現代有許多人因為科技發展，所以不得已要進修教育，大家重視了；在過去，我們還沒想到。學生放暑假了，老師還不放暑假，老師還要去進修，這是非常難得之好制度。

其次是它教學的藝術化。佛教教育用現代的話來說，它把學校教育跟博物館結合在一起，是這麼一種教育。所以一個寺院是學校、又是博物館、又是圖書館，這在中國歷史上，諸位能夠稍加留意，就可以看到。因為古代學校不發達，一般念書人都到寺院裡念書，寺院裡有完備的藏書，稱為「藏經樓」，其實就是現在的圖書館。所藏不一定是佛經，所有的典籍它統統都收集。一般讀書人，往往都在寺院裡讀書，寺裡的出家人對於佛法、儒家、道家，對於中國古典的典籍都熟悉，出家人都是老師，有疑問都可以請教，甚至於可以跟你講解，所以佛教確確實實是負擔起國家教育的使命。以前的社會是這樣的，跟現在社會是完全不一樣。它的建築，很注重於藝術的教學，佛家叫做「表法」。譬如塑造的佛像，佛像很多，菩薩像很多，這不是多神教。它是用一個人像，塑造得非常完美，叫你看了生歡喜心。他代表一個意義，讓你見到那個「像」，就想到你學習的科目，每一科目用一個像來作代表。我們中國人最熟悉的佛像觀世音菩薩。觀世音菩薩，他所代表的有三部經，這三部經專門講大慈大悲，我們要用大慈大悲的心處世、待人、接物，看到這個像，你就會想到經典裡所講的理論、所講的方法、所說的境界，提醒我們自己，我們應該要去學他，不要把這門功課忘掉了，學以致用。今天變質了，把觀世音當作神明，好像自己求拜觀世音可以消災、免難，這是迷信，錯誤的。所以把他表法的意義忘掉了。

佛門裡面講建築，建築是藝術，建築也是表法。佛的大殿，像我們現在的禮堂、講堂，外面看宮殿是兩層，裡面是一層。兩層代表佛家的術語「真諦」、「俗諦」，我們講世間法、超越世間法。兩層裡面是一層，世間法跟出世法是一不是二，迷了就有二，悟了原來是一啊！你看它都有很深的用意裡面。

大殿當中供的佛像一定是三尊，一尊佛兩尊菩薩。佛代表本體，宇宙人生的本體；佛法講真如本性，代表我們的真心。佛這個字是由印度梵語音譯過來的，他的意思是覺，就是覺悟，徹底的覺悟。我們的心是覺悟的，心不是迷的，本來是覺悟的，佛像代表本覺。菩薩是代表覺心的起用，起作用是無量無邊說不盡的。但是這一切的大用可以分成兩大類，一類是「智」，一類是「行」。王陽明的「知行合一」說，是從佛經裡得到的啟示。一個是智，一個是行。我們看到淨土宗，淨土宗供養西方三聖，阿彌陀佛代表無量覺，就是自己的本性；觀世音菩薩代表行，行為要慈悲；大勢至菩薩代表智，行為要依理智，不能依感情，依感情麻煩就大了；所以我們的思想、見解、行為都要有理性，以理性為基礎，他是表達這個意思，叫你一看就明瞭他的意義，你不能把他當神去看待，那錯了。佛菩薩會不會保佑你？會的。你懂得這個意思他就保佑了。真正明白佛家建築的藝術、建築、繪畫、音樂、雕塑，你懂得這些，你到佛寺參觀，收穫就非常豐富了，那是非常圓滿的一堂教學。所以在幾千年前，佛法教學已經走到藝術化的階段。現代有些人不曉得此事，看到佛教這麼多的神像，這麼多的菩薩，誤以為它是泛神教、多神教，多神教就是低級的宗教。殊不知他不是神像，而是教具。所有一切諸佛菩薩代表我們性德和修德，我們本性裡面有無量的德能，用一個名號沒辦法顯示出來，所以要用許許多多的名號。像一個人在社會上多才多藝，名片一拿出來，幾十個頭銜。一個頭銜就可以了，為什麼要幾十個呢？必須要幾十個才能夠真正顯示出他的身份德能，是這個意思。所以諸位要曉得，佛門中所有的諸佛菩薩，都是代表自己本人，菩薩代表修德，佛代表性德，性是本有的，是本性；所以凡是佛像代表性德，凡是菩薩像代表修德。你明白這個意義，你才會真正了解佛法之教學，的確是非常之高明，非常的圓滿。

我們今天略舉一個比喻，臺灣的寺院建築不完整，這是受日本人統治的影響。在臺灣，標準建築的寺院很少見；大陸上很多。寺院第

一個建築物是天王殿，通常講是護法，天王殿裡當中供的是彌勒菩薩。彌勒菩薩是依照布袋和尚的像造的，肚皮很大，笑咪咪的。他坐在當中面對著大門，他代表的意義是你想入佛門，第一個條件要笑臉迎人。現在政府提倡微笑運動，佛門幾千年前就提倡微笑運動，佛弟子、學佛的人要歡歡喜喜。肚皮很大就是要能夠包容，他代表的是「生平等心、成喜悅相」。他是教我們這個科目，心能夠平等、能夠包容、能夠歡喜，這樣的人才有資格入佛門，才有資格來接受佛陀的教育。旁邊是四大天王，我們稱為護法神，一點都沒錯。護誰呢？護我們自己，四大天王也是我們本人。第一位東方持國天王，代表負責、盡職。我們在社會上，不論你在家庭、你在學校、你在社會、你在國家，你有你本分的責任，你要把本分的責任做好，這就是護持你自己，所以他教導我們要負責盡職。

第二位南方增長天王，他代表日新又新。增長就是不斷的要求進步，如果我事情做好了，我不求進步，這是錯誤的。所以佛教導我們要精進、要天天求進步。儒家教人日新又新，他就代表這個意義，不斷地要研究改進，要日新又新；否則不進則退。所以他教人努力要求進步。

第三位西方廣目天王，第四位北方多聞天王。這兩位天王是教導修學方法。怎樣才能達到前面兩個目的？你要多看、要多聽，古人說：「讀萬卷書，行萬里路」，讀書增長學問，行萬里路是考察、是觀摩，我們才能夠進步，才能夠把本分的事情做到盡善盡美。所以現在人到天王殿去燒香、叩頭，供一些香花、水果，求保平安，你說冤枉不冤枉？他原來是這麼美好的教學藝術，拿現代教育名詞來說，佛教所有設施、佛菩薩形像都是教具，教學的工具。但是我們講成教學的工具，恭敬心就沒有了，所以不稱他為教具，稱為供養佛菩薩形像；實際上他的作用是教具，這點諸位一定要曉得。就是它每一個構想、每一個設施，都是啟發我們心靈的，啟發我們智慧的，時時刻刻在提醒我們，叫我們要覺而不迷、要正而不邪、要淨而不染，佛法修學的總綱領就

是「覺、正、淨」。離開這三大綱領就不是學佛了。我們處世、待人、接物，一定是覺而不迷。「正」，思想、見解，純正不邪。心地清淨、不染污，這是他修行的總原則。

「法」是方法，「門」是門道，門道方法很多，八萬四千法門，無量法門，那只是方法手段不相同，修的什麼？統統修覺、正、淨。所以「法門平等，無有高下」。不管用什麼方法都是修清淨心，修正心、修正知正見，修覺心。由於大眾根性不相同，也就是程度、環境不一樣，在這三個原則，選修一個就行了。一個得到，另兩個一定得到，所以是一而三、三而一，於是乎就要選擇重點。禪宗選擇「覺」，它從覺門入，禪宗是求大徹大悟，明心見性，是走覺門。禪宗以外叫教下，（教下，不屬禪宗都是教下，）佛教有十個宗派，其餘九個都是教下。教下走的是正門，就是正確的思想、正確的見解，從正門入。淨土宗專念阿彌陀佛，淨土宗和密宗是從淨門入，偏重在修清淨心，心淨則土淨。所以不論那個法門，不論那一宗派，你修得的時候，絕對是通的。所以說一法通，一切法都通。心地清淨，思想、見解那有不正確的道理。一個真正覺悟的人，他一定是正知正見、一定是心地清淨。所以是一而三、三而一。佛法裡所謂修行，修什麼？就是修覺、正、淨。你用持名念佛的方法就是修這個，參禪的方法也是修這個，讀經、念咒的方法也是修這個。方法很多，都是修覺、正、淨。如果念佛是求佛菩薩保佑升官發財，那就錯了，那是宗教，那是迷信，與釋迦牟尼佛講的完全相違背了。這是我們要曉得的一些基本的概念。

「佛教」我們肯定它，確確實實是教育。為什麼呢？我們從它的稱呼上也可以看得出來。佛教育是釋迦牟尼佛創辦的，後人對他尊稱為「本師」，是佛教育的根本老師，正如同中國人尊崇孔老夫子為先師——「至聖先師」。所以我們稱佛為本師，自稱為弟子，師、弟子，是師生的關係，所以不是宗教。宗教裡面沒有師生關係，宗教裡面有父子關係，有主僕關係，不是師生關係。在二十多年前，我在輔仁大學講過不少次，也曾經在多瑪斯修道院，教過一個學期。我告訴同學們，

也勸勉過神父、修女要歸依佛教，認真好好的學佛。為什麼呢？因為佛教育和任何宗教都沒有衝突，他跟上帝是父子關係，他來學佛，他跟釋迦牟尼佛是師生關係，所以沒有衝突。如果說這些牧師神父要學佛，背棄他的宗教，我相信佛陀也不會收容他，為什麼呢？他若是連父母也不要了而要老師，這是違背倫理的，這是不可以的！所以任何宗教徒都應該學佛。換句話說，你信仰宗教是一樁事，你要不要智慧？你要是沒有智慧，說老實話天堂是什麼狀況你不清楚，你怎麼能到上帝那兒去？那都是個問號。你學了佛，有了智慧，曉得天堂的情形，清清楚楚知道，我想什麼時候去，用什麼方法去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所以佛法是師道、是智慧的教育。

再看佛教以後的稱呼，我們對出家人稱「和尚」，和尚實在講不是隨便稱的。和尚是梵語，翻作「親教師」。像一個學校裡，誰能稱和尚？校長一個人稱和尚，因為他是主持教育的。其餘的老師稱「阿闍黎」，阿闍黎是梵語，翻成中文意思是，他的言行可以做我們的榜樣，可以做我們的模範，我們稱為「軌範師」。和尚是校長，他指導教育政策，其餘教員是執行教育政策的；所以一個寺院只有一個和尚。我們今天看見出家人稱和尚，是太尊敬了，尊敬過了頭了。和尚是「親教師」，一般來講就是「指導教授」，我受的教育是從他那裡得到的，指導教授與學生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。這些都是佛教裡面很重要的常識，而為現代許多人所忽略。如果佛教是宗教，我絕對不會去學它。方先生告訴我它是教育，我才接受，才逐步在經典裡面深入，去研究、去瞭解，果然沒錯。方老師跟我講的兩句話：「佛教是全世界最高的哲學，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」。我一生感謝方東美先生，為什麼呢？我確確實實做到了，確確實實得到了。所以人家問我，我說我是世界上最快樂的人，我沒有煩惱、沒有憂慮、沒有牽掛、沒有妄想，身心清淨，自在無礙，這是最快樂的。這一條淨定安樂的康莊大道，是方東美先生介紹給我的佛教跟我們中國固有文化，實實在在是融合成一體的。剛才講了，儒跟佛教育的理念，都是建立在「孝道」的基礎上。中國的文字，是

全世界任何國家、民族，都不能夠比擬的。我們的老祖宗，對於後代實在是照顧得無微不至，文字裡面充滿了智慧。中國的文字是個符號，這符號正如同佛法表法的意趣非常濃厚，這個「孝」字可以說代表整個佛法，也代表了整個的教育。實在講現代人，真正受到教育的不多了。教育是什麼？生命、人生的價值；人生的意義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，人與宇宙的關係，這是教育的重點。我們今天把教學的重點喪失掉了，所教的僅是技術，那是皮毛的教育，不是根本。今天社會動亂的根源，根爛掉了，腐掉了，這不得了。所以我說教育的大根大本在「小學」，不在中學、大學，中學、大學，那是花果、是枝葉，根是在小學。小學的教育重視在「孝道」，從小把這個觀念養成。這「孝」字，上面是「老」字，下面是「子」字。現在外國人講的是父子有代溝；在外國真的有「代溝」。我們中國沒有代溝，不但父子是一體，父親父親還有上面，追到無始；兒子兒子再往下，追到無終；過去無始，未來無終，是一個整體。外國人沒有這觀念，所以外國人問中國人為什麼祭祖先？幾千年前的祖先，你認識？你知道？你們為什麼要祭他？他永遠無法理解。但是儒與佛都建立在這個基礎上，這樣才能真正做到社會和睦、四海一家、天下太平。

今天每個人都希望世界和平，和平要從那裡做起？要從這基礎上做起。離開這個基礎，和平只是口號，絕對不能成為事實。儒、佛的教育都是致力於孝道的發揚光大。橫的一面是兄弟、朋友、朋友的朋友，如是推展。所以佛法裡面講的「豎窮三際，橫十方」，的確是一個整體。佛法講慈悲是「無緣大慈，同體大悲」，緣是條件，慈悲是沒有條件的。為什麼沒有條件？你懂得孝道，就沒有條件。所以這個講「大愛」，超過了宗教，宗教還沒有這麼大的度量，這是完全無條件的。對於一切眾生，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這是講時間。空間，講十方，四方、四維、上下，無盡的時空是一個整體，是一個自己。在佛法裡，我們稱「如來」，如來就是這個意思，我們稱「本性」，就是宇宙人生的本體，在我們中國，就用「孝」這個符號來代表。在淨土宗裡面，

這一個「本體」就以「阿彌陀佛」來代表。名稱儘管不相同，意思實在是一個。

儒家的教育是五倫五常，「倫」是「倫理」。夫婦，這是講人與人的關係，最小的一個圈。「室」，指同住一個房間。室外面是家，家有父子，有兄弟。家外面是社會，社會有君臣，有朋友。所以現在我們講「團結」，從前「團結」這兩個字，在中國用不上的，因為五倫就是團結！四海之內皆兄弟也。一個國家、一個民族，是一個整體，還喊什麼團結呢？這是真實的。人與人之間，有名份，有義務，所以五倫就有十義：父慈、子孝、兄友、弟恭...，他有他本分的責任，他有他應盡的義務。五常是基本的道德理念，就是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。

我們中國人所謂的人格，做人的資格，就是倫常。倫常沒有了，人與禽獸相差就無幾了。人之所以異於禽獸的就是有倫常，有基本的道德觀念。修學功夫要從意誠、心正、身修、家齊、國治、天下平，這跟佛法所說的完全相同。佛法講要修學，從那修學起？那裡下手？從發菩提心，菩提是印度話，翻做「覺悟」。要先從覺悟的「心」做起，覺心就是我們儒家講的誠意、正心，這就是「覺心」。所以著重在「真誠」。那麼誠的標準在那裡？前清曾國藩在讀書筆記上，對「誠」下了個定義，這個定義下得很好，他說「一念不生謂之誠」。我心裡還有妄念、還有雜念，這就不誠了，動一念就不誠了。一念不生的時候，這是「誠」。他的說法和佛家說法相同。六祖在壇經裡講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」，那就是「誠意」；絕對沒有一個妄念，這叫做「誠心」。可是一般人妄念很多，怎樣把妄念去掉？那是功夫；真正的功夫，是要把妄念去掉。儒家講「格物致知」，所以它的修學，是從格物致知下手，儒家的小學就特別著重這兩句。「格物」，物是物欲，欲望，格是跟它格鬥。如何離開一切欲望？跟我們佛法裡說要從斷煩惱下手一樣；格物就是斷煩惱，致知就是求智慧。所以要從這個地方做起。

格物是功夫，致知是學問，這個基礎是在小學裡奠定的。但是民國以來，學校廢棄了中國兩千年所行的制度，採取西方的教學法。今

天中國動亂的根源，要是追根究底，原因就在，中國過去的小學，已經注重訓練學生定慧，童子七歲就接受老師的教導。我們讀禮記，漢朝時候，就這樣做起。七歲的時候，離開父母跟著老師，只有在節日的時候，才可以回家去看看父母。跟著老師學什麼呢？學灑掃應對。換一句話說，他所學的是生活教育。他在學期裡面能夠侍奉老師，能夠侍奉學長，他回家去就會孝順父母，就會尊敬兄弟姊妹，這是倫理道德的教育。除此之外，就是背誦重要的經典。老師選出來教他讀，督促他背誦，一遍一遍去背，一天要背一百遍、背兩百遍。諸位想想這目的何在？是不讓學生打妄想。小孩不給他事情做，他會胡思亂想，用這種方法訓練他的清淨心，妄念少了就會開智慧。所以用這個方法來修定。整個小學從七歲到十二歲，根本什麼都不講解的，就是叫他背誦，背得滾瓜爛熟，他心裡沒有妄想，祇記誦許多聖哲的智慧結晶，雖然現前他並不明瞭。

中國從前沒有中學，只有小學、大學。十三歲入太學，太學授課就是講解研討。以前讀書是人生一大樂事，太學裡的老師教學，不一定是在講堂裡面，擺著書本坐在講台上授課，那時候學生也少，一個老師大概只帶十幾、二十個學生，這樣小班，老師也都是專家、專科的，對於經典他一生專攻某一經論，精通某一部門，他專講授這個科目，所以學生來親近老師，老師往往帶著學生遊山玩水，旅行授課，真的「讀萬卷書，行萬里路」。大的山川，風景優美的地方。旅遊歸來，他的課程也講授完畢。為什麼呢？課程典籍老師背得很熟，學生也背得很熟，講課不需要帶課本，講到第幾頁、第幾行、第幾個字，大家都知道。你要講中國不科學，中國過去的書本，每一面十行，一行二十個字，沒有空格；不管那個地方刻書，都是這個規矩。所以不論那一種刻本，你說第幾行、第幾頁、第幾個字，統統一樣，全國統一的。你說科不科學？相當科學。不像現在的書本，版本不同，行數就不一樣。從前古書都是一樣的，所以上課不要帶書，老師帶著學生去玩，帶著酒、帶著菜，學生替老師拉車，服侍老師，教學是那麼自在快樂，

所以讀書樂啊！現在讀書太苦了！從前讀書，所有要修學的課程都在小學完成背誦，以後就不要再用書本了。現在在台灣，大概八、九十歲以上的老人，還受過那個教育。我們這個年齡剛剛脫節，比我們大五歲以上的人，都受過這個教育。所以台中李老師，他到九十多歲寫文章，引經據典，隨手拈來，他不要查書，到九十多歲還能記得，都是小時候，小學的時候背的。他這個方法是求根本智。根本智心地清淨，我們佛法講「般若無知」，「無知」是「根本智」，真正到無知的時候，一接觸外面境界，就無所不知。所以佛法的修學，最初是學無知，是修清淨心，心真的清淨了，一接觸外面，的確是無所不知。你所看的、所體會的，非常深刻，絕對不是普通人能夠相比的。

從前儒、佛教育理念相同，方法也相同，所以佛教傳到中國來，中國朝野那麼熱烈的歡迎，是有道理的，的確對中國文化二千年的影響非常大。儒與佛這麼一結合，儒家所講的是綱領，因為他的典籍少，佛法講的是細目，講得非常詳細。這就是說你只要有妄念，只要有煩惱，有貪、瞋、癡、慢，你這個心就不誠。心不誠，心的作用就不正。這個「正」是講心的作用，就是你的思想、你的見解，都非常正確，沒有錯誤，沒有偏差。但是正確的思想、見解是要從「真誠心」裡面生出來的。所以這個兩條是修心，心清淨了，身就修了，身就清淨了。所以我常常告訴我們一般學佛的同修們，學佛，學什麼呢？學清淨心。心清淨了，身清淨，這個人不會害病。你去看看害病的人，害病的人思想一定很亂，為什麼呢？「心」先生病，心病了，身才會生病。我們現在講「心理健康」，心要沒有病，身怎麼可能會生病。所以真正一個學佛之人，他要生了病了，這是不可能的事情，決定不可能生病。不但不可能生病，真正修得好的，告訴諸位，他絕對不會死的。他如果會死掉，這個人學佛沒學得好，他是不會死。因為他曉得他什麼時候走，知道要到那裡去，這個就不算死。他清楚明白！你自己不知道什麼時候死，不曉得到那裡去，那就死定了。這都是從清淨心的功夫得來的，一點都不稀奇。這不是神話，不是玄學，是實實在

在的。所以你就曉得清淨心是多麼重要。所以學佛的人，無論在什麼時候，都要保持身心清淨，這是修身。自己身心清淨，一家和睦。一家和睦，是「家齊」。每一個家庭都一樣，國家就大治了，我們今天所祈求的康和樂利，才能真正得到。最終是「天下平」，「平」是「平等」。天下平等就能達到世界和平。不會有戰爭。所有一切爭論，不平它就鳴，不平它就爭。這要靠教育，把儒家教育與佛家一配合。

我們看這第二篇的第二段「八德交感」。這也是我們中國基本的道德觀念：忠、孝、仁、愛、信、義、和、平；台北市的馬路還有這四條道路。那麼我們走到這四條道路，有沒有想到我對國家、對社會，要能盡忠；對父母、對一切眾生，要能盡孝。把孝順父母的心，擴大為孝順一切眾生，那麼這四條大道才是真正康和樂利的大道。在我們佛門裡面，是以四大菩薩作為代表。你應當曉得這四位菩薩不是神，他是表法的。地藏菩薩代表「孝」，所以「地藏菩薩本願經」稱為佛門的「孝經」，地藏經裡面主要是講「孝親尊師」。所以師道在佛門裡面非常重視，儒家也非常重視。老師的恩德跟父母是一樣的。你看從古禮「稱名」上就能夠看得出來，中國古代，滿清以前都是這樣，民國初年以前還是這樣的。我們一般人見面不能稱「名」，稱名是對人不尊敬，是侮辱人，如果帶姓，那就更不禮貌了，那有連名帶姓稱呼的。稱名只限小孩沒有成年；男子十九歲沒有成年，叫他的名，女子沒有滿十六歲叫她的名，那叫「童子」、「童女」，沒有成年。女子十六歲梳頭了，代表她成年了。男子二十歲，行冠禮、戴帽子，他成年了。成年的時候，朋友送一個「字」給他，就是「別號」，從這一天起，大家要稱他的「字」，不能稱他「名」，稱他的名是對他非常的不尊敬。那麼從這天起，世界上那一個人有資格稱他的名呢？只有兩個人，一個是父母，一個是老師，這兩個人是一生都稱他的名。你就曉得老師跟父母，地位是平等的。「孝親尊師」，諸位要曉得孝親尊師是性德，是本性的德行。佛法的教學目標是「明心見性」，明心見性如果不用性德來啟發，是絕對做不到的；所以孝親尊師是性德，要開發自性一定要

從這裡做起。所以儒家教學也從這裡開悟，也講開智慧，佛法是講「覺悟」，也是講開智慧，他們這個觀念、方法都相同，實在是「不謀而合」。因為我們中國古聖先賢提倡遠在佛教傳到中國來以前，真是俗話所謂：「英雄所見，大略相同」。釋迦牟尼佛跟孔子、孟子沒見過面，居然他們的想法、做法，這麼樣的接近，可以說是完全相同。所以地藏代表孝。這個「孝」，我們底下講「福」，這是「積福」。這是基礎，是培養福德的根基。這在少年時代，目的是明德。萬法的根源是從小時培養，他的「思無邪」，是小學教育的宗旨。培養兒童，真正培養他天真，他的心地不受染污。我們學佛也是從這個基礎下手。所以學佛，絕對不是從要念很多經典、研究很多經典，這是錯誤的。

前兩個禮拜，南投有個淨律寺，他們有個佛學院，第一屆畢業了。他們的老師帶了幾位學生來看我，問我佛法的修學。他來問，也問得很好，很難得。佛法的修學，佛門裡面常講「四弘誓願」。四弘誓願第一就是「眾生無邊誓願度」。這個「度」的意思，用現在的話講就是一切眾生無量無邊，我們要盡心盡力去幫助他、協助他，「度」就是幫助他破迷開悟、幫助他離苦得樂、幫助他解決一切困難的問題，這就是度的意思。佛用什麼方法幫助一切眾生？用教學的方法。我們自己要如何修？自己如果沒有品德、沒有學術，你就沒辦法幫助別人；要想幫助別人，一定要品學兼優。「品」與「學」先從「品德」上下手，所以第二願「煩惱無盡誓願斷」。要斷煩惱，有煩惱不能成就學問，這是諸位要知道的。有煩惱，惱沒有斷，念了很多書，懂得很多，在佛法裡叫「邪知邪見」，不是真智慧；智慧是從崇高品德修養裡流露出來的。就是說心地清淨、平等、慈悲，流露出來的才叫「真智慧」，才能夠解決問題。你要問從那裡下手？從斷煩惱下手。煩惱裡面最重的貪、瞋、癡、慢，這要認真去斷。所以佛教育，從前教學跟現在不一樣，現在沒有佛教了。以前佛教一入門，不管在家、出家修學，先須五年學戒，學戒，不是研學律藏。就是跟我們儒家小學童蒙教學一樣，五年跟一個老師學，聽一個老師的教誡；跟定一個老師，這就是「師承」。師承

在現在也沒有了，我台灣很幸運，還沾到師承的邊緣。我學哲學，方先生命我到他家裡上課。他不讓我到學校去聽他的課，那個時候不知道，以後才知道他的心地慈悲。為什麼呢？我要是到學校，一定接觸很多同學，接觸到很多老師，會受到他們種種知見的影響，把我自己染污了。他不讓我接觸，使我不受任何影響而專心學習，保護我的清淨心。這是他想得太周到了。所以我很感激他，防止染污啊！年輕人接觸人多了、聽多了、看多了，沒有能力辨別，就是接受染污！這個染污，太嚴重了，太可怕了。我做學生，說也奇怪，也真聽話，老師的囑咐百分之百的服從。所以像這樣的學生，也不太好找了。

我以後親近李炳南老師，正式跟他學佛，拜他做老師。他提出三個條件：「第一，從今天起聽講經，只能聽我一人的，除我一個人之外，任何人（出家法師、在家大德）講經，一律不准聽。第二，看書，無論看什麼書，要得我同意，要向我報告。我不同意，一律不准看。第三，你從前所學的，我不承認，一律作廢，從今天起，從頭學起。」。這三個條件，這就是從前講的「師承」。我最後想了一想，還是接受了。老師要求的期限是五年。學了半年、一年，真正有了體會，對他尊敬感激，他要求我跟他五年，我自動加了一倍，跟他十年，十年後才離開他，深得利益。這就是佛法的小學，換句話說，這是保持心地清淨，防止一切染污，成就你自己定慧的教育。你有定、有慧，然後放你出去，你一接觸外境，是真的，是假的，是非、利害、得失、邪正，一看就明了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只得利益，絕不受害，這就叫「無所不知」。在老師手下接受訓練，是學成「無知」，主要訓練清淨心，訓練根本智。根本智是無知，我是這樣學出來的，所以沾到一點師承的邊緣，曉得師承的真正利益。現代學生，初學佛法，就從廣學多聞下手，聽得多、看得多，知見多、分別多、執著多，心不得清淨。煩惱不能斷，還天天增長；邪見不能除，天天增加；這怎麼得了？這是方法上錯誤。現代的學校也是如此，所有佛學院也是如此。很多佛學院請我去教，我不敢去。為什麼呢？我又何必去再給他加一點染污呢？

他的染污已經很嚴重了，怎忍心再加一點染污？所以我才想到從前方老師、章嘉大師對我的那番好意，以及李老師，這三位真正善知識，他們都懂得防止學生染污，儘可能的避免一切染污，這是良師、良導，真正好的教導，這是真正奠定福德的基礎。

外國人對兒童很愛護，兒童時代享福，父母愛護真是無微不至，小孩是隨心所欲，想什麼就能得到什麼；中年在社會上奮鬥，老年的時候很可憐。所謂老年人的墳墓，中年人的戰場，兒童的天堂。我們中國人則和他們相反，童年時代「培福」，中年時代「造福」，晚年時代「享福」；跟外國人觀念完全不相同，中國人晚年是「享福」的時候。所以「仁愛」是觀音菩薩代表的，代表「大慈大悲」；「信義」是文殊菩薩代表的，代表的「智慧」；這是造福。「誠明」是儒家的講法，佛家講是「悲智雙運」。造福之後，「和平」是普賢菩薩代表的，普賢菩薩代表「大願大行」，建立在真正平等、清淨的基礎上這是享福，止於至善，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所以用真、善、美來說，少年是「真」，中年是「善」，晚年是「美」；晚年享福，是「中華福智教學」。我們中國人稱「完人」、「至人」，佛家就稱為「佛」。所以佛不是「神」，佛跟菩薩都不是「神」，是一個最完美最幸福的人，他不是神，這是必須知道的。

這個大意明白之後，對於佛教多少有一些認識。佛教實在講是每一個人，男、女、老、少，各行各業，不分國家民族，也不分宗教的差別，都應當要修學，它是圓滿智慧的教育。現在可以說全世界每一個角落，都需要佛陀教育。佛教缺乏「師資」，師資非常不容易培養，難在那裡？名利捨不掉，這是大障礙。名利不能捨掉，心就不清淨，佛法是「心法」，不是從外求來的，是從內心裡面往外流出來的。心不清淨，對佛法就無法理解，對世間法一切問題，也認識不清楚，所以最困難的條件就在這個地方。什麼人能真正捨己為人，這就難找了。這是佛門常講的要「善根、福德、因緣」，沒有善根、福德，也遇不到好老師，也遇不到真正的好的教導。所以我常常勸勉年輕的同修們，

要立志救度這個世界，更應該要救中國。中國不能和平、不能強盛，世界決定沒有和平；整個世界的期望，寄望在中國。現代大陸中國人，對於固有的文化，對於佛教，已經在恢復。當前建立信心是一件大事情。所以我們在外國，應當勸導外國人念四書五經，教外國人學佛；也以此勸大陸同胞，我們的信心才能生得起來。

最近才有機緣在美國建立一個道場，目的是幫助外國人學佛，不是度華僑的。希望把中國固有文化傳授給外國人，外國人都認真的在學中國古書，都在念孔孟的學說，都在研究大乘佛法。中國的年輕人看見了僑居國外的中國人，看見了一定會對自己的文化建立信心，使我們對於中國古聖先賢的教訓再認識、再肯定。這當然是一樁很不容易的事情，我們的確要共同努力，恢復我們民族的自信心，這是非常重要的大事。

我們中國老祖宗對於後代，照顧得真是無微不至，最難得的就是發明「文言文」，這是全世界其他國家民族所沒有的。「文言文」是超越時間的傳遞工具。你看兩千五百年前孔子、孟子寫下來的著作，我們今天拿在手上，就跟面對面談話一樣。這種優良傳達文化的工具，世界其他國家民族並無發明，所以「文言文」不能喪失。這是我們祖先想到言語會隨著時代變，許多術語，像現在有些小孩口中講的我們聽不懂，我們的祖宗想到一種方法，超越時代永遠不變，好將前賢的智慧、思想、才藝、經驗可以永遠傳給後學。所以這個工具是非常美好的工具，我們要珍惜它。「文言文」的學習並不困難，我們在台中，李老師教導我們學文言文，秘訣就是在背誦。他教我們念古文觀止，能夠熟背五十篇，就能夠閱讀文言文；能熟背一百篇，就有能力寫文言文。學習就是要熟讀！這個工具要是拿到了，台灣這些年對中國文化有很大的貢獻，四庫全書、四庫薈要出版了，這在從前是沒有人敢想像的，有了這一把鑰匙—文言文，四庫全書就是自己的寶藏；幾千年古聖先賢智慧經驗的累積，都提供你作參考了。佛法的經典最晚的翻譯是在南宋，南宋以後譯的經就很少了。由此可知，佛經也是文言

文寫的，我們只要把這個工具拿到，三藏經典、四庫全書，就變成自己的寶藏。再以清淨心、平等心、大慈悲心，去看這些文化遺產，那真正是開智慧。所以人生最高的享受，就是一生讀自己喜歡讀的書，做自己喜歡做的事，才是最幸福最快樂的人生啊！希望把這份幸福快樂，能與世界大眾共享。我們自己快樂，也能使全世界每一個人都幸福都快樂。這是我們應當努力的方向。所以特別著重在「文言文」的修學。

最近兩三年，我特別提倡學習「大乘無量壽經」，諸位今天已經得到這個本子。「無量壽經」在中國現存的譯本有五種，這個本子是會集本，雖然是文言文，並不深奧，可以說是很淺顯的文言文；裡面百分之八十都絕對能看得懂，比較上難懂的佔很小的一部份。這個本子總共有四十八篇，李老師規定我們背誦古文五十篇，這本經的份量很接近，四十八篇差兩篇。所以我們可以把它當作古文來讀，可以把它當作學習「文言文」來讀。真正把這一本書讀熟了，我相信讀佛經、讀古文，都沒有什麼障礙了。我不但勉勵我們同修要從這裡下手，許許多多外國人研究中國的漢學、研究中國的佛法，我也教他背古文，背五十篇。我也把這一本書，勸他先讀誦，用兩三年的時間，先把鑰匙拿到。這是一把鑰匙，然後四庫、三藏才變成自己的寶藏。這把鑰匙要是拿不到，四庫、三藏擺在家裡也沒用處，不得其門而入，這是要曉得的。

諸位大德、諸位家長、諸位同學，小學教育是人生幸福的基石，是國家命脈的根本，是民族幼苗的嫗姆。諸位大德奉獻身心，從事人生社會最偉大的工作，最有意義、最有價值的工作，為社會作育賢才。淨空僅以至誠表示無盡的敬意！敬祝大家健康愉快，法喜充滿，事業成功！

（附）答問

問：請問淨空法師，佛學裡所講輪迴的學說，是假設的，是為了

要勸人行善而說的呢？還是確實真有其事呢？

答：六道輪迴之說，諸位研究印度的歷史，就知道六道輪迴不是佛教說的，而是古印度的宗教早就說了，說得很多。古印度是宗教最發達的地區，在釋迦牟尼佛出世的時候，著名的宗教就有九十六種，且有許多高級宗教，他們勸修「禪定」、「瑜珈」。我們現代所講的神通，都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他以禪定的功夫，所觀察的世界，跟我們的觀察就不一樣。這在以前比較難理解，現代我們得到科學家的幫助，科學家已經發現這個世間，確實沒有物質存在。過去還講「唯心」、「唯物」，現在連物都沒有了。物質是什麼呢？只是一種「波動」、「光動」的現象而已；這是近代科學家發現的。正同佛家「心經」裡面講的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」，色就是物質；「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」，色、空是一不是二，只是在不同波動之中，產生的幻象而已。我們世間人不知道這個事實真相，誤以為真實。

剛才我跟大家透露一點消息，心地清淨到相當程度，人決定不死。當然有來世、有過去、有未來，六道是印度許許多多的宗教家所發現的事實。他知道了，他看到了，親眼看到了，也親身到過這些地方。可是他只知道當然，不知道所以然，不知道六道輪迴怎麼形成的，為什麼會有這些現象，這是印度宗教家們沒有辦法解釋的；六道裡面狀況，他們都知道。佛以究竟圓滿的大智慧在經典裡面加以說明，說明六道是怎麼來的，怎麼會有的，如何能夠超越六道，這是佛法所講的。

宗教家知道六道，不能超越六道。他知道有「天」，可以生天。這也是真的，確實可以生天。天有很多類別，就像我們現在講的外太空。我們看外太空，別的星球人要來了，就是天人。所以佛經裡面有記載，印度宗教裡面都有記載，講「大自在天」。大自在天有「輪寶」，輪寶是他的交通工具，也是他的武器。輪寶的速度很大，從日出到日沒十二個小時，他能夠飛行四天下。（佛經說「一四天下」，就是現在講的「太陽系」），我們今天聽說的「飛碟」，可能就是這個東西，它的形狀像車輪一樣。佛經，印度一些宗教都說有這個事實。我們現在知道的

外星人，在從前人看他們是天人，確確實實是有。而且輪迴，這個事實現代在歐美也逐漸被證實了。他們用科學的方法來證明。兩年前我在加拿大，就有一位很虔誠的基督教徒，是個女的。她相信，她跟人講，佛家講六道輪迴是真的。她怎麼相信呢？她是從實驗中證實的，像催眠一類的實驗。她做了一千多個例子，發現「人」經過催眠之後會說出來前世的事，用錄音帶錄下，發現有很多人從前是別的國家的人，有的是幾百年前的人。於是追 調查，查到這些檔案，確實有這個人的名字，但是這地方他從來沒去過，確實他沒出過國。有的從畜生道來的，也有外太空、外星球來的，不是我們這個星球上來的；他講的言語，我們都不懂。這些檔案都有保存，他們做了很多這樣的例子，現在還繼續不斷的在做，相信再過幾年可能會公開。

我曉得他們現在已經有幾千個例子了，所以他們用這種方法來證明，他們說這是非常可能。在佛法裡講，是要用「定功」。就是你心地清淨，心地清淨到相當的程度，我們眼、耳、鼻、舌的作用就不一樣了，這些限制就慢慢擴大了。像我們的「眼」今天能夠見到的，只是有限的波度。比這個光波長的，我們看不見；短的也見不到。若是能力恢復了，各種不同光波，統統見到，那時候看這個世界就大不一樣了。我們現在生活在三度空間，也許鬼神是四度空間、五度空間。假如我們心地清淨，這裡講修「定功」，到了一個相當深度的時候，這些障礙都沒有了，無限度的空間都能看到，你看到這整個宇宙，才能看到真相，不會侷限在一個很窄小的觀念裡面。所以佛跟儒都教導我們，一個求學的良好態度，不懂的東西存疑；佛也說過。所以佛法容許討論，容許研究，容許追問，儒家也是如此。我們須要不斷的去研究，不斷的去探討，才能把這個事實真相搞清楚。但是這在我的經驗中，可以說肯定這些境界是有的，絕對不是騙人的。如果佛要求人行善，要求人做好人，用欺騙的手段，他不是一個好的教育家，連正人君子也做不到，雖然是善心，手段錯誤。換句話說，他是完美當中有缺陷。真正好的教育家，沒有一絲毫缺陷，這才是對的，有就說有，沒有就

說沒有。六道、十法界，都是事實；都是心性波動的现象。

淨空法師專集網站(簡)製作